

男人們的上半身依然衣冠楚楚，禮貌的對談著，可他們的手無情的掐住雷菲爾，掐住他的大腿、脖子、屁股，留下指印與各種痕跡，下半身則不斷的操幹著雷菲爾身上的所有軟洞。雷菲爾的嘴被深深的填滿，屁股之間的小洞也是，雙手被粗暴的拉往男人們的胯下。他們沒有開口說話，但那暗示已足夠明顯，他乖順的握住那些硬挺的性器，彷彿他深愛陰莖，也深愛被陰莖填滿。

不，並不是的。當他吐出嘴裡的濃稠精液時這樣想著，他只是想要滿足他的主人。他立刻被打了一巴掌，他們要他把那些東西吞下，而不是吐出來，他被懲罰了，從後方被狠狠的勒住脖子。

他的上半身被強迫著挺了起來，像是主動向男人們袒胸露乳。他的乳頭被狠狠捏住，直到變成鮮紅，有人用力的掌毆他的臀部與大腿，像是在毆打不聽話的家畜。他可以感覺到操著他屁股的那個人射了，有東西從他的肛門流出，那根疲軟的陰莖退了出去，然後是另一根緊接著頂入。雷菲爾發出難受的聲音，卻被新的陰莖堵住了嘴，他們喊他好僕人、妓女，專門用來操的狗。

他想反駁，但是他不能。

他確實是僕人，是狗，也是供人玩樂的妓女，只因為他的主人想要將他分享給所有人。只要德古拉說的，雷菲爾就必須做，他也不懂自己為何如此聽話，但是他被那種窒息的感覺箝制，甚至為此感到滿足與快樂。

他被好幾根陰莖輪流操著，已經開始有些意識模糊，他不太確定那是好幾根，或者只是同一個人。他只感到自己的大腦變得毫無用處，全身上下極為燥熱，而且黏糊糊的。嘴裡跟鼻腔都有著噁心的精液臭味，他感到自己的嘴與肛口已經徹底麻木，原以為狀況不可能會再更糟——他已經失去了知覺——直到另一種全新的感覺刺激了他。

有人摸索著他的括約肌邊緣，嘗試著想將陰莖與手指一起擠入雷菲爾的體內，雷菲爾因為那奇異又可怖的感覺而雙眼瞪大，他掙扎了起來，他不確定對方想要做什麼，但是肯定很可怕。

他感到自己會被徹底撕裂開來。

他的手腳立刻被按住，有人抓著他的頭髮，逼他看向德古拉。德古拉的臉看起來依然在笑，但是那是一種空蕩蕩的、奇怪的笑。一根手指硬生生的擠進了雷菲爾的體內，讓他忍不住吐出嘴裡的陰莖，放聲大叫。他哭得越兇，那群男人看起來就更加興奮，他們像是狼一樣發出嚎叫，拍打他的屁股，不斷的稱讚他，而那根侵犯他的手指未曾停下。

雷菲爾感覺到自己被不斷擴張，從最開始的一根手指，變成了兩根，然後是三根，或者更多。他們玩弄並嘲笑著那個淫蕩的、熟爛的、空洞的小洞，有人鑽入雷菲爾的身體下方，抓住他的屁股往下拉，將第二根陰莖一起擠了進去。男人們在雷菲爾的耳邊發出興奮的喘息，他們喜歡看獵物被包夾，被操得熟爛，雷菲爾被夾在中間，無法掙脫，無處可逃，他感覺自己被徹底填滿。

他不再是過去的那個雷菲爾。

身體被粗暴的操弄頂得顛簸，兩根陰莖時而輪流操弄，時而一起撐開他，像是放棄一般，雷菲爾緩緩伸手抱住前方的男人，像是在擁抱愛人。他知道眼前的是罪人，但

自己又何嘗不是呢？他發出曖昧浪蕩的叫聲，扔掉了所有矜持，他放下男人的身分，放下自尊，放下他曾擁有過的那些。

現在的他只是一個僕人，屬於德古拉公爵的低賤僕人，但是他可以為了主人做所有事，只要主人感到滿足，只要那件事能夠讓他被稱讚是個好僕人。

有人狠狠地咬了他的乳頭，劇烈的疼痛讓雷菲爾眼冒金星，本能的夾緊身體，而在他體內拓墾的男人們發出讚嘆的喘息。他或許流血了，或是沒有，但是都沒有關係，德古拉正在看著他，他知道德古拉會治好他。

他們毫不克制的射在他的身體裡，直到滿出。那些淫穢的體液從肛口流出，向下滑過會陰處，滴落在軟床上，在天鵝絨布料上弄出一大塊深色污漬。他們在雷菲爾的肌膚上擦拭陰莖，用他的嘴給自己清潔。他們嘻笑著穿上西裝褲，將噴著高級香水的絲巾塞入胸前的口袋。

直到所有人散盡，雷菲爾依然渾身赤裸的癱軟在床上，他正等待著德古拉給他鮮血，德古拉緩步走進，睜著眼，劃開手腕的蒼白皮膚，給了他的僕人此刻最想要的東西。

今晚的雷菲爾很好的取悅了他。

雷菲爾能聽見蝙蝠群遠去的振翅聲響，他本來就不期待德古拉會稱讚他，他感到疲憊至極，卻心滿意足。